

今晚八時起賽

上海新聞事業，執全國之牛耳。年來各業內受戰事影響，大不如舊，惟新聞事業，則飽爲發達。新行市之日，報費報，如風捲殘雲，蓬勃而起，爲日報中，新時行之最。四報因有雄厚之資本，歷攸久之歷史，故後起之報紙，終不能假其項背，而夜報自占晚報報經理沈君吉安，世世刊後，大晚報即乘時而起，占夜報中之第一把交椅。報中其新夜報報經理沈君，銳銳亦頗不惡其英文大晚報，外動記其有貢獻於一，鑒於外動亦頗不惡其英文大晚報，從事競爭，理明年出版，出版華文大晚報。將來晚報將充至四大張，已聘定陳濟和朱永盛二君爲外動印

此次中俄交談成功，政府方面，極爲善感，且有視爲怨望，抑希望兩國復舊，故毅然一致之主張也。即日前奉當中國俄使復交前，亦致電中央力主對俄復交，蓋情形，較爲熟悉，而此次對日抗戰，以環境關係尤懸，正其所持對俄復交理由，有三次，一、日軍勢力侵及北滿，正我與俄復舊好機會，二、中俄復交，北滿諸款物之補償，外交方針，仍多便利國聯，俄非國聯會員，然兩國對俄復交，外交方針，自必便利國聯，蘇氏此項見解，於蘇氏，亦甚諒解，故蘇氏入俄境後，日人千方百計，計圖

袁老太太聽了消息，熱氣頓起，掙扎着掙扎着的手，丟下洋鈴，飛忙去開了門，來接二姑爺。二姑爺見了太太，忙跪下，口裏喊着：『太太，太太！』袁老太太扶起他，問道：『你這好兒，說罷罷，說了，好讓我知道。』二姑爺跪下，口裏喊着：『太太，太太！』袁老太太扶起他，問道：『你這好兒，說罷罷，說了，好讓我知道。』

不佞嘗記劇賊阿咨矣、必以一舟隱于荒僻、始得
茲乃復記此偷鷄賊、好爲得、而難納於舟中、迫滿姑
編作傳、得免耳、恐惡化之、而難銷行、故在富華之
之嫌乎、雖然、人苦無能耳、能、抑盡大富貴、而願
爲非巨大之販戶者、卽願爲非巨大之販戶者、卽願
貴乎、此賊人之爲業、雖非爲非巨大之販戶者、卽願
稱之爲賊、其人年等所級爲非巨大之販戶者、卽願
被除之時代、而猶以卑陋止、中稱阿五之屬、猶不
止、此亦抑阿五之屬、猶不

士所能致其萬一者，不若此。石爲之傳，奇變兼有，不爲益多，而害幾之附成。阿五爺人其來吾邑已十餘年，雖跡跡定來，時來時去，亦不常駐於一處，四鄉之奇蹟無不識其言，有誰之奇蹟吾邑者，實繁於往。其作爲生，服裝纖綺，中物百里外，翌晨風爲卷，出百里有迫者，亦其反矣。阿五爺少時曾生與反矣。

指爲海上大商號之小者，而此其非然也。用是
悉能察其非然也。而於
時，其同鄉間弗能
適復，引爲若鶩之笑。即
以於其態度家園，亦樂
於遊居之，但其執何職業，
人無知者。祇以爲鄉一
人，不恃力作，而猶有一
財畧也。阿五作業之
能，其爲已殆絕，兩時

足矣。蓋常其作業之先、
偵探足跡、便不離于其商、

又陰疑留難易過，一彈指
萬、八百年石湖一。豈是發
蕭、蕭的長吉吉日，更不驗
於這地來人間作事，給與
留留的楠木題又一村。
道是獵獵的勝地密園，就
道一雙男女，當然不能例
外。兩人就踏進水善堂，專
在紙灰團滾打圈兒，忽

退回之外交策略，亦有所
進。蘇俄之救國軍將領，
率部駐滿洲里一帶，對俄
有邊境復交之必要也；故
在邊境已有相當戒備，而
比較容易三、目前我
人，極爲尊重，故我國對俄
之必要理由，做我國對外
要求引渡俄方均應行

藍蛇忽笑，忽言個酒
走勢支離斷續，像是忽醉
醒漢：「那女子一見拉
拉那男子道：你誰，他是誰
那男子料道：你誰，他是誰
之色低低道：唉，瘋子，留
心別被他騙了多麻煩
瘋子，已在一具新棺木之

我頂頭坐穩，揀高處，我曉怨我，嗚啊，你恨我！
 雙飛得風頭起，車上，麼，你恨我了？你怎麼就
 女雙飛的鳳翩翩，重上，了，唉！我就永世不能見你
 拉攏，女的展開了兩臂，嗎，不，我還是要來見
 麗媚，女的還是姿態嬌，你的啊，……這聲嗚咽
 毒姑節骨，但在那粉飾，咽的如絮如訴，兩人隱在
 條的削背臉，掩不住，人羣中聽得出，別男子
 條的歲紋，一雙俏眼，年輕輕的我們走罷，那可笑
 半空中射出，自以為，家子自己不清楚，老婆給
 不，車到了留園，婦人家子還不覺羞，又老婆

當是喜形於色，如推了這酒，不復是癡漢模樣。那女子也被撲倒，扭着嬌的殆死了，其中一半是甄兒微微地一笑，兩人挽着，一溜煙來赴戲的，再有一隻雀飛上樹梢，住手從人叢中擠出，好像惹得那鳳子最中的樂聲，還隱隱從春風中吹送過來……這健男不是說笑話，這可是做州人眼中的常態會、和六月的荷花。

(完)

各縣因紅花捐稅，以致閭閻受累，相繼呈請蠲免。風流倖生不少，亦有逃及前鎮道途，拋出紅點，隨處流放。故鄉，則謂衆生，是離官場之現形，花瓶之寫真，有已之價值。

紅原籍粵省某縣，其父老，輕商馬販，故曼紅亦產生其家。故因父營生理，攜眷歸國，寓居海上，時其城已於并芳孝公廳廢棄，生浪漫，一時無舞劇院中求生。一游跡浪浪，或迫逐左右，得親芳澤，而兩情頗洽。主裁廣成良甚，旋於葬後，出銀某千任，兩情愈篤。二見順良某姓，於遂致之

日提拔之德澤，竟獲
貴人亦願以身相委。
以輔其相。曼紅以部
吏外郎赴京候差所聞

炎如火中燒，雖成大
災固不害求官辦者。遂
有不甘求主任之重收
亦入書樓、淪為路癆
亦云慘矣。

阿五等知不可復
益觀前遠道。正是未缺回

五寶自銀行大跳降
雞小販、其生活之

告通問顧律法年常報本任受師律大諸

素食佳品
價廉物美

揚州
和
和
醬菜

上海濟華堂藥房經理
各商貨號均有代售

小園話
(西士陸)

西畧余崇樹先生，恃其尖銳之筆鋒，如薙之舌鋒，借收擊邪者爲名，謬思推倒吾國醫四千數百年堅固之體統，而代以舶來之細菌新說，自九謬以下又列出十一七謬，其間又抄錄金元四大家之歷史，若吾輩國醫，對於前賢來歷，猶未清晰，必待余氏之抄錄告終者，吾國醫之

[illegible]

精良治法。以不曾曉得細細翻
照余氏之意思。祇余氏之言論
現在存的本領。不但可以勝
四大家。不但可以勝過金
元。且可以勝過之。祇
真八種之草。漢之仲景。之孫
真人。魏之華佗。之仲景。之孫
也。漢之貴公。戰戰之扁鵲。不惟此
也。漢之貴公。戰戰之扁鵲。不惟此
也。余氏之一服。余氏之本領。不

亡友金天遂長辭後詩三首以弔之 至今猶在
中而遺稿真難集易先生之精誠所寄心血
二行散佚而不盡以聚求茲錄數則 先生
行有方唯二傳足以爲證茲錄二傳以爲證
唯一傳文載諸詩告也 余子以翔年澤泊亦
失海內同文 如金天遂先生有潔白遺存
說家言 天遂先生刊贈一序文 既而又來
所改易 即本諸所刊贈一序文 遺札是先生
詩 鼎革之際 慷慨佐戎幕 有參軍鎮日渾
越梅先生昨云 賦性有一後生安
爲兩儀之而兼之以爲不好好也 記

[illegible]

刊出外報，概不置不為特異。冰下
原又用其是以前居純然，惟有時不
能不為之袒原，則果若何？故若
時亦不為之累氣所乘。此語

紅板橋邊上畫船之句，為一時所傳誦。幾矣
寫新詩數首見示，如虎岸早治香閣云，看花約
南來。却後庭林幸未晚。待我登臨過十載，剛逢
雨晴黃梅。炎涼世態應難測，可憐國恥
至今朝恨速哉。此心還待待香知，為報叔和書

江南年歲不宜客。連人接人開地綠，可憐國恥
至今朝恨速哉。此心還待待香知，為報叔和書

客。年遊不遇人。黃黃五岭野花香，寄與

開江流空闊，
有乘風破浪之
志，林邊隱隱
蕩蕩風中，隔江
之色，淡而不一
，黃色者，亦四十
矣，暫字解平。

（海上漱石生）

■胡石予畫梅潤例

屏條

三四尺每條二元
五六尺每條三元
七八尺每條四元
橫幅同整張倍之
設色加二成雪景加倍

報、胡漱梅君
即四五號鎔綜
上卷，而每友

張小半家裏，去過連綿，刺到一
她的父親是那裏買來的，始知
這是安利洋行新到的老虎牌四
股粗綫，是向南京路大陸商
場東面大上海綢緞公司買來的

論刻印文字
(汪吉門)

世者。猶易業者。是可相見。流視以之。則製造者之衆。泛濫之廣。亦猶近代社會。非獨政策各界。人人各有私章。即商學各界。亦無一人而不有私章。然曠觀今人私章中。墨俗者實居多數。此蓋各人習。未必人人皆信偽。不知凡幾。而流傳極多。其間刀兵二千餘年。市俗價值之拋棄。不啻如朽。正不知若千種。讀者不願不願。後老幹新枝畫花。詩皆名信可歸。限於篇幅。不能盡錄也。

白濁一症
此病病中十分之六七

[illegible]

注射、斷炎、試驗所
 梅毒里
 電話三五〇三七號
 診時上午九時

後有紅腫，且痛。陰囊紅熱，至急為性，不覺亦微尿道口淋之膿液以入，而至於不能忍。若久處於濕氣中，則本醫師親視各醫院，通勞動之起見，宜多服利尿劑，內服最速可明。遇此病發時，決無淋漓存在，保證完全斷根。治法外

元二角
師議啓
投號加倍